

故事发生在北方古城云都市

第一章

1

2001年8月26日云都市发生了一起特大盗枪案。“8·26”盗枪大案惊动了公安部领导，也惊动了国务院。国务院有关领导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务必解决云都治安问题，还老百姓朗朗乾坤。

就在这一天，省公安厅召开党委紧急会议，宣布经省委批准，任命省厅刑警总队长黎剑出任云都市公安局长的决定。会议一结束，省厅厅长曹宇峰立即打电话，让黎剑到他办公室来。他随手打开电脑，敲打着键盘，电脑屏幕上即刻出现一幅幅云都市治安混乱的资料照片，触目惊心，曹宇峰的两道浓眉一下子紧锁起来。

“报告！”随着一声响亮的声音，曹宇峰抬头望去，只见黎剑穿着新改装的蓝黑色警服，出现在门口。他一米八高的个头，正在向他敬军礼，显得英俊潇洒。曹宇峰的眼前即刻闪现出十几年前黎剑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厅里报到时敬礼的样子，他不由地笑了，站起身来走到黎剑身边：“你呀，还没变样，这新警服一穿更帅了，里边坐吧。”黎剑放下手，笑了笑说：“曹厅长您一夸我呀，总没好差使，快说吧。”黎剑边说边坐到沙发上。曹宇峰看了黎剑一眼：“那我就直说吧，你这次出任云都市公安局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肯定不是好差使，不知你

有否意见与困难？”

黎剑淡然一笑反问道：“我有意见和困难就会改变任命？”曹宇峰微微摇摇头：“说心里话，我也舍不得你走，可你是云都方面指名要的组织上讨论时，我提出了四个人选，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你最合适。”

“其实，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黎剑一脸真诚地说，“当然组织的决定我只能服从。干好了算我有本领，干不好只能算你们选错了人。”

“好啊，你真是滴水不漏。”

“我是勉为其难。”曹宇峰话音未落，黎剑立即出口。

“好了，我从来就说不过你这个秀才，说说你有什么打算？”曹宇峰笑着拍了拍黎剑的肩膀站了起来。

黎剑沉默片刻，低声说道：“眼前的打算只有一个，那就是想法儿做好我老婆的工作。”

“是啊，”曹宇峰接过话头，“当初让我当公安局长的时候，我老婆整整哭了一夜。她说什么活你不能干，非要去干这个活儿？……”两人说着都会意地笑起来。

当黎剑离开曹宇峰的办公室，骑自行车来到繁华闹市区时，他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他知道这个决定来得太突然了。尽管在这之前自己也有过思想准备，可他知道云都是妻子徐蕾和女儿晓宇的伤心地，他真的无法向她们启口。可自己是名警察，警察头上戴的是国徽，明天就得出发，而明天又恰好是自己和爱妻新婚十五周年纪念日……黎剑推着自行车边走边想着，他决定给妻子买件礼物。他把自行车停在一家珠宝商店门口，进去为妻子挑选了一条浅粉色的珍珠项链，然后小心翼翼地装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女服务员羡慕地看了他一眼。黎剑从珠宝店出来看了看表，又蹬车向菜市场骑

去，今晚他想好好给徐蕾做几道拿手好菜。

菜市场人头攒动，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黎剑买了活鱼、虾和一大包蔬菜，匆匆往家赶去。进门后抹抹汗就扎进了厨房，一阵洗菜声、切菜声、炒菜声汇成了一支锅碗瓢盆交响曲。那“滋嚓滋嚓”的油锅煎菜声，惊动了在里屋做作业的十五岁的女儿晓宇。她开门向厨房探进头去，只见黎剑正围着围裙在忙碌着炒菜……她忽闪着美丽的大眼睛，甩着头上的马尾辫，调皮地问道：“爸，你今天肯定有事求妈了是吧？……你这样自觉连我都心神不定了。”黎剑用手推了一下晓宇的头故作严肃地说：“去去，快去练你的钢琴去，别耍贫嘴了。”晓宇朝他做了个鬼脸儿，便练琴去了。

傍晚，徐蕾拎着买来的菜匆匆回到家里，晓宇亲热地迎上去，把嘴附在她的耳边轻声说：“妈，我告诉你，今天好怪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什么呀，别胡缠好吧，妈得赶快做晚饭！”徐蕾说着丢下包，拎着塑料袋里的菜走向厨房，晓宇笑着看她。徐蕾发现黎剑已烧好了热气腾腾的好几样菜，却还在忙碌，她一愣，晓宇在钢琴上重重地弹响了一个音符：“我没说错吧，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说话间，黎剑把最后一道菜端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高兴地吃起来。徐蕾在省城英烈子弟学校当校长，她爱事业也爱这个家，她知道黎剑心里也惦着她和晓宇，只要有一点儿空，黎剑总是亲自下厨为她做几道可口爱吃的饭菜。此刻她确实饿了，大口大口地吃着，不时地看黎剑一眼。黎剑用温柔的眼光看着她，晓宇看着他俩在一边儿偷笑。

晚饭后，晓宇去做作业，徐蕾在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本，黎剑笑咪咪地把首饰盒放在她面前。徐蕾不解地抬头看了他一眼。黎剑往徐蕾身边靠了靠说：“明天是咱俩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你忘啦？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徐蕾默默地打开首饰盒，见里面是一条浅粉色的珍珠项链。黎剑把项链取出，轻轻戴在徐蕾的脖子上，徐蕾在镜

子里照了照，她白皙的皮肤配上粉色项链显得妩媚动人。徐蕾有点儿羞涩地笑了。只见黎剑在她身后嘻嘻地笑着，徐蕾突然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她对黎剑真的是太了解了，平常他那么忙，难得回家做顿饭，忙时更不会对结婚日记得那么清楚，可今天……她突然紧张起来，站起来轻轻扳住黎剑的肩头问道：“我知道，你今天准有事！说吧 糖浆都灌过两遍了 我有准备。”

黎剑正想答话，电话铃骤然响起。黎剑忙去接听。他听着听着脸色愈来愈凝重，徐蕾在边上儿不安地看着他。黎剑放下电话转身对徐蕾说：“云都那边出事了，歹徒要炸舞厅……”他边说边穿起警服；“今天上面突然下了任命 让我去云都任公安局长 想不到 来了这么个见面礼，我得走了。”黎剑本来向徐蕾难以启口去云都任命的事，可接完电话他却什么也顾不上了。徐蕾听了黎剑的话，一下子愣住了，她原以为黎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案子要出远门，可她却没想到让他去云都任公安局长，而且就这样离开家。当黎剑打开大门时，徐蕾忍不住喊着他的名字冲出卧室，一下扑在他的怀里。黎剑歉意地轻轻说了句：“真对不住你……”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 徐蕾仰起头，眼睛里含着泪水，默默地为他送行，她无奈地轻轻推了黎剑一下，让他快走。而当黎剑离开后，徐蕾忍不住地转身扑在墙上哭泣起来。晓宇正在做作业，听见哭声，她赶紧跑出房门安慰妈妈。徐蕾擦了擦泪看着墙上那幅黎剑书写的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轻声对晓宇说：“你爸他做得对。”

2

云都翼飞娱乐城是云都最大的一家娱乐场所。夜晚，五颜六色的灯光不停地闪烁着，歌舞厅里一帮少男少女们正狂热地跳着迪斯科舞。就在这时，两个蒙面人突然闯进舞厅，一人身上绑着炸药包，一人双手握枪大声吼叫道：“别动，都别动，听见了吗？谁乱动都把

你们炸死！’顿时舞厅里一片寂静，人们都被吓呆了……

接到报警后，云都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程志和市公安局代局长霍祥带领刑警支队长林军等干警迅速来到娱乐城外。警车不停地闪烁着红光，只见成百上千的围观者拥挤在门口，把路堵得水泄不通。林军指挥干警上前维持秩序，程志和霍祥在另一处用手机和歹徒通话，一个多小时后，歹徒终于提出妥协条件。霍祥大声地说：“你们的条件我们可以考虑，但你们得给我们一定的时间去筹备这五十万元……”

“告诉他们，绝对不准伤害人质。”程志在一边指挥着。

霍祥对着手机大声喊道：“在这段时间内，你们绝对不准伤害无辜……”此时，一辆警车飞驰而来，曹宇峰和黎剑从车上跳下。程志迎向他们似乎松了口气：“曹厅长，你和黎剑来了，我就放心了！”

曹宇峰着急地问霍祥：“快说说，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用手机与歹徒进行了几次谈判，初步达成如下协议：一、让舞厅内的群众集中到几间包房内，娱乐城总经理郑翼飞和舞厅经理于莉充作人质在与歹徒周旋；二、我们暂时答应了歹徒敲诈五十万元的要求，并同意提供车辆，让他们逃离，从而争取了时间……”霍祥滔滔不绝地向曹厅长汇报着一个多小时和歹徒谈判交涉的情况，曹厅长思索片刻说：“我们马上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霍祥看看程志回答说：“我们准备伺机突击击毙歹徒，尽快解决问题……”曹厅长看看黎剑，黎剑摇摇头说：“我觉得这样做有些冒险，万一有什么闪失和不测，舞厅内的上百人质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他看了一眼围观的群众，“我们先得赶快劝说围观的群众迅速撤离，以免万一发生意外，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车上我和曹厅长研究过了，我们得引蛇出洞，到安全地带解决问题。这样，如有伤亡，也只是牺牲几名我们的人。”曹宇峰和程志点点头表示赞同。

偌大的舞厅内只留下一名歹徒和郑翼飞、于莉三人。歹徒用枪顶着郑翼飞的脑袋呵斥着：“快跟他们说，不准磨时间，一定要在午夜前准备好钱和车子，而且司机要女的，不然的话，”他指着包房外的另一名绑炸药的歹徒恶狠狠地说：“我就让他引爆，我们同归于尽。”

郑翼飞斜过身瞅了一眼包房外，见另一名歹徒正在抽着烟，一亮一闪地玩着打火机，似乎做好了随时引爆的准备。透过包房的玻璃门，他看见包房内的被扣人质惊恐万分的样子，不由打了个冷颤。他用颤抖的手在手机上揪着号码。此刻，舞厅墙上的电钟已指向十一时十五分。

娱乐城外的围观群众已被劝退，只留下警车、警察。程志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十一时四十五分，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此时，一辆桑塔纳轿车疾驰而来，停在他们的面前。只见一位身材高挑、容貌秀丽、三十出头的女人动作敏捷地跳下车来，向众领导敬了一个礼：“报告首长，我已准备完毕！”霍祥向程志、曹宇峰和黎剑介绍道：“方华同志是我局办公室主任，是从刑警支队调上来的。”他转身问黎剑：“你看行吗？”黎剑抬头仔细看了方华一眼，只见方华上身穿了件黑色高领毛衣，外套一件咖啡色的风衣，下身一条牛仔褲，显得干净利落，充满朝气。他微笑着点点头，上前和方华轻轻握了一下手。

先前警方接到郑翼飞电话，决定派一名女刑警扮成司机，于是选定了方华。林军和刑警小吴的任务是按歹徒要求，前去送款，解救人质。这时林军已把行李仓打开，迅速钻进仓内。小吴正准备入内时，黎剑却一把拉住了他说：“我去！”程志一愣，正想发话，曹宇峰把他拉到一边儿，在他耳边小声说：“是我同意他去的，黎剑说得有道理，不身先士卒，上任后能服人？”

舞厅内一名歹徒正在用手机通话：“咱们把话说明白了，如果

们耍花招，那你们就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大家客客气气，我们弟兄便不会再在这地盘上惹你们的麻烦！”他关掉手机，用枪指着于莉和郑翼飞，冷笑道：“有劳两位陪我们走到底了。”郑翼飞和于莉相视一眼，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一开始确实把于莉吓懵了，这会儿她倒变冷静了些，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决定要保护郑翼飞。她对歹徒说：“由我代表郑总吧。”她见歹徒愣了一下，赶紧又说：“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多一个男人在车上，对你们也麻烦，而我是个女人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莉边说边用妩媚的眼光看了歹徒一眼。歹徒贼眼一转，淫笑着对郑翼飞说：“郑总啊，你很有福气，身边有这样忠实于你的部下，自古道，英雄救美人，而你的红颜知己却愿意为你舍身去死，实在令人佩服。那我们就成全她的忠义。不过我劝你也要听兄弟一声忠告，以后做人可别太飘劲了，明白吗？”

郑翼飞看了于莉一眼，刚想阻止，歹徒已拉着于莉快步往楼下走去。郑翼飞追前两步大声地说：“你们可千万不要伤害她。”歹徒回头淫笑着：“这可就由不得你啦。”郑翼飞朝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恨恨地说：“我饶不了你们。”

两歹徒以于莉为人质，缓步走到大厅。这时时钟敲响，正好是夜里十二点钟。小吴从大厅一角走来，一歹徒狂叫着：“钱呢？”小吴打开装满百元大钞的拷克箱亮给歹徒看。歹徒松了口气。此时，方华已迅速地把车开到大厅门口。一持枪歹徒看了一下四周，闪身跨入前车座，随后，绑炸药的歹徒拉着于莉入后车座。车飞快地向远方驶去。

这时，被绑架的人质一下涌出娱乐城，与干警们热泪拥抱。郑翼飞走在最后边，他流着泪一一与程志、曹宇峰、霍祥握手，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谢谢，谢谢你们。”程志上前慰问着：“郑总，让你受惊了……”郑翼飞定了定神说：“我倒无所谓，如果出了大事，谁还再敢到咱们西部名城来开发？还有于经理她还在绑匪手里，我真的是很担

心她。”霍祥走上前接话说：“放心做你的生意吧，郑总，云都的治安我们一定会抓好的，于经理的安全也没问题，你不用担心。”郑翼飞看了霍祥一眼感激地说：“我相信，有霍局在，我什么都不怕。”

秋天的山野，显得无比寂静。方华驾着车疾驰在荒山野岭时，已是清晨坐在他边上的歹徒看看四周无人，渐渐放松了警惕，想到即将到手的五十万元，他高兴地搁起双腿，得意地吹起了口哨，后座上那个绑炸药的歹徒也开始松懈起来，他的手在于莉身上不老实地抚摸并掐弄着，于莉大声叫骂着。方华一路上都在寻找机会下手，她看时机已到，猛地打了几下车轮，把车开到一片碎石上，来了个急煞车，车上的人冷不丁儿摇晃几下。

“怎么回事，妈的！”后座的歹徒骂骂咧咧大声问道。

“可能是车子发生了故障，我下去看看。”方华说着下车打开车前盖假装察看，乘势用扳子敲了几下。说时迟，那时快，后行李箱中早已飞身跳出黎剑和林军，两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开前后车门，只听“当当”两声枪响，两个歹徒的头上早开了花。后座上的于莉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双手紧紧抱住脑袋。林军把绑炸药的歹徒尸体拉下车来，开始解除炸药。方华把于莉扶出车来。黎剑轻声说道：“对不起，于经理，让你受惊了，我们是公安局的是来解救你的。”于莉此刻方清醒过来，她一头扑在方华的肩头大哭起来。

3

云都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餐厅内，忙碌了一夜的程志、曹宇峰、黎剑与刑警们在一起喝茶吃早点。此时他们真的是累得精疲力竭，但精神状态却非常饱满。程志以茶代酒向黎剑、林军致谢：“我先以茶代酒，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两位致谢，待开庆功会时，咱们一定好好喝它几杯！”林军却喻声喻气地说：“这功没啥好庆的，老百姓早把咱

云都的警察骂了个狗血喷头！”一句话，大扫干警们决战胜利后的喜悦之情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大家都默不作声。

黎剑见坐在林军旁边的霍祥脸色有些难看，忙扯开话题问道：“方华呢？她到哪里去了？我们应该为她庆功，她为我们昨夜的行动赢得了最有利的时机。”又是一阵沉默，黎剑不禁有点儿纳闷。这时，坐在边上的云都市公安局副局长戴文清答道：“方华回去给孩子弄早饭去了，她的孩子才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

“她先生呢？家里的事儿一点都不管？是不是大丈夫主义？”程志有点犯急。

戴文清解释道：“她离婚了，丈夫出国才两年就把她给扔了，还要同她打官司，抢女儿，真是不像话。”程志拍拍自己的脑袋：“哦，是这么回事，我太官僚了，不了解情况。”他转身对霍祥说：“霍祥同志，你和文清一定要照顾好小方，她是位好同志。”黎剑在边上沉思着，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昨夜那个充满朝气的女干警竟然承受着生活中这么重的担子，而他自己将要面对的将会是更重更神圣的使命。

方华的住处离芳草草地小学不太远，中间要经过一座小桥。此刻方华正在送女儿小华上学的路上，两人边走边吃着早点。方华不停地叮嘱着女儿：“记住，无论什么人来领你，你都不要跟他走，明白吗？”小华懂事地点点头问道：“妈妈，你昨晚没回家我好害怕，我梦见你去打大灰狼了。”方华轻轻摸摸女儿的头说：“好好读书，要学会自己管好自己！放学后一定要等妈妈接你走。”“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公园？”小华歪着头，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方华。“你如果表现好，多拿五角星，妈双休日就带你到你喜欢的地方玩！”小华又点点头。他们来到校门口时，正好吃完早点。方华蹲下身，亲了亲女儿后让她进校门。小华边走边回头和方华摆手：“妈妈，再见！早点来接我。”……看着女儿瘦小的身影，方华顿时生出一种对女儿的怜爱和歉疚感，她鼻子一酸，差点儿哭出声来，她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

亲。

上午，云都市市局小会议室里正在开着中层干部会议，气氛肃静。程志正在讲话：“经市委市政府决定，省公安厅同意，省委批准，特调省厅刑警总队队长黎剑同志任云都市公安局长。由霍祥、戴文清两位同志协助他工作。黎剑同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也不用我多介绍了，我想你们一定会支持他的工作……”

方华匆匆赶来上班。她走到市局传达室门口，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长得眉清目秀，手里拎着一个旅行袋等在门外。传达室看门的老头儿看见方华忙叫住她：“方主任，正好，这位是黎局长的女儿，她说要找她爸，你带她进去吧。”方华说了声“好”，她亲切地帮晓宇拎起那个大包，挽着晓宇的手臂往办公楼走去。两人亲切地交谈着。晓宇问方华：“阿姨你是警察吗？”方华笑着反问道：“你看我像吗？”晓宇仔细地把方华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摇摇头说：“我看你像个演员，人长得漂亮，气质也好。”方华看晓宇像个大人样儿地评价她，一下子笑出了声：“那你长大想做什么？”“我呀，想当一个艺术家，反正不当警察，像我爸那样总也回不了家，让妈想得直掉泪。”说话间两人来到会议室门口。方华向黎剑招手，指指门外，示意他出来，自己则悄悄地进去坐到会议室的一角。

黎剑走出会议室见晓宇站在门口，奇怪地问道：“晓宇，你怎么来了，家里有什么急事吗？”晓宇装作生气的样子说：“爸，你心好硬啊，一走了事！”黎剑吓了一跳：“怎么啦，你妈好吗？”妈哭了一夜！后来，她又为你担心起来，妈可不放心你呢。”黎剑提着她带来的包，把她引到一处，故作轻松地说：“有什么不放心的，爸又不是第一天干这活！”“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晓宇有点儿急了：“我问你，你以后衣服要不要换？妈和我都明白，你这一走还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呢！本来妈想亲自来一趟，可她学校里走不开……我说，那我请一天假，代她来看你吧！”晓宇这么一说，黎剑才想起自己走得急，什么

都没带，他急忙拉开包，见里面都是他替换的衣服，连刮胡刀都带来了，他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妈给我三个任务，一是给你带衣服；二是送上你的大作。”晓宇说着把卷纸递上。黎剑接过卷纸打开，见是他所恭录的林则徐的名句，不禁感叹道：“你妈真是个明白人，知我者，你妈也。哎，第三个任务呢？”晓宇低声说：“妈让我一定要拖着你去给外公、外婆上坟！”黎剑听后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卷纸卷好，对晓宇说：“你在办公室等爸一会儿，等会散了咱们一块去墓地。”

黎剑拿着那卷纸入内，曹宇峰见状，忙招呼黎剑：“大家都表示了态，一定支持你的工作，现在该你说两句了！”黎剑坐下后说道：“好吧，曹厅长只让我说两句，我就只说两句：一是借用国务院有关领导对咱云都问题的重要批示：务必解决云都治安问题，还老百姓朗朗乾坤；二是我妻子让我女儿送衣服来，还特意捎上了我所录林则徐的名句。”说着，他打开了那幅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第一句是中央领导对咱们的嘱托；第二句则表达了我和大家的决心，完了！”众人鼓掌。林军看看霍祥，只见他面无表情。程志站了起来高兴地说：“我和曹厅长的任务完成了，下面就要看你们的了，我俩还有别的会就先走一步啦。”

程志和曹宇峰从楼道上走下，曹宇峰打趣地问程志：“这回满意了吧？让你把黎剑给挖来了。”程志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诉着苦：“我知道，黎剑是你的左右手，但我也没有办法，调来云都几个月，真有些焦头烂额。”曹宇峰笑着说：“你可得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不然的话，我不管你焦头烂额，还要骂你个狗血喷头！”程志大笑着说：“老伙计，我哪能拿自己开玩笑！”这时，两辆小车已停在楼门前等候，程志和曹宇峰握了握手，分别上了自己的车。车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开去。

程志和曹宇峰走后，黎剑征询着霍祥和戴文清的意见：“你们看今天的工作怎么安排？”霍祥和戴文清都做了个手势，让黎剑说话。

黎剑也不再谦让：“昨晚大家都忙了一通宵。”他说着看了一下表：“现在是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这段时间内，大家休息一下。下午三点，我和霍局、戴局一起到刑警支队研究工作。”他看了林军一眼：“林队，你辛苦一下，对昨夜的案子作些准备，云都的治安，就从这个案件入手！”散会后，黎剑特意来到方华面前，轻声地说：“方华，刚才在会上程书记和曹厅长都表扬了你，还要为你报功！”方华脸一红，低声说：“对不起，我来迟了。”黎剑赶紧说：“你没迟到，是我们的会开早了，因为曹厅长有事要赶回省里，所以就提前开了，况且……”黎剑本来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不知说什么好，忙改口说：“以后咱们要一起工作，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方华心里想，这个新来的公安局长还挺平易近人的。

4

黎剑带晓宇来到墓地。他把一束鲜花献给岳父母的墓碑前，和晓宇一起鞠躬，然后坐在地上点燃了一支烟，黯然地望着墓碑上两位老人的遗像，不由回忆起十年前。那时，徐蕾的父亲在云都博物馆任馆长，是文物鉴定专家。徐父是浙江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受家庭的熏陶，爱上了文物鉴赏这一行。大学毕业后，由于工作的需要，被分配到云都这个文物古城工作。八十年代末，云都盗墓成风，不少文物流失到境外，那时黎剑刚好被分到云都市刑警支队，一次他们破获了一批文物，黎剑立即请徐父鉴定。就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漆黑夜晚，几个黑影潜伏在窗下，而徐父正在里间专注地工作，一无所觉。这时，一个蒙面人用刀撬开外屋窗户，跳入屋内，从后面向徐父捅了一刀，徐父顿时血流如注，瘫倒在地，歹徒忙把文物囊括进手提袋，迅速逃离。徐母精神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当时，正在省城师范学院读书的徐蕾惊闻家父遇害，痛不欲生，立即赶了回来。

黎剑第一次见到徐蕾是在徐父出殡的那一天。徐蕾穿了一身黑

服，马尾辫后用白绢丝巾挽起，黎剑远远向她望去，他看见了徐蕾那张美丽而苍白的脸，一双哀怨的大眼睛，就像艺术家雕刻出的冷美人。当他走近她时轻轻地说了句：“你要节哀多保重。”徐蕾用凄凉哀伤的眼神看了黎剑一眼。黎剑看见她眼里充满了泪水，心里一阵难过，发誓为徐蕾报仇，一定要抓到凶手。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案子一直没破，这一直是黎剑的一块心病，每次想起他就一阵心痛……

晓宇见父亲呆呆地出神，忙轻轻地推了他一下，问道：“爸你怎么啦？”黎剑一下从回忆中惊醒，他叹了口气对晓宇说：“你回去对你妈说，我明白她的意思……”他又长叹了一口气：“十年多了，杀害你外公的凶手至今还未抓到，爸对不起你外公、外婆，也对不起你妈！”黎剑说着拉起晓宇的胳膊：“走，爸再带你去看一个人。”晓宇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黎剑带晓宇向另一处走去。他在一位公安烈士的墓前停下，恭敬地在墓碑前献上了另一束鲜花。晓宇看到墓碑上刻着“刘浩烈士之墓”几个字，一位公安战士的遗像在向他们微笑。黎剑呆呆地看着，眼前又闪现出十年前的一幕：

十年前的一个夜晚，黎剑和刘浩等人正在蹲坑守候着执行抓捕盗墓贼的任务。可他们等候的线人却没来，估计有情况，决定撤离。当他们路经古墓群时，刘浩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动静，忙把黎剑推到一边，但刘浩却被黑枪击中倒下……

此刻，黎剑含着悲痛的泪水，恭敬地在刘浩墓前鞠了一躬，然后吩咐晓宇：“你也鞠个躬吧。以后，只要你到这儿来看你外公外婆，也一定要来看看这位……叔叔！”晓宇朝父亲看看，不解地问道：“爸，你也欠他的债？”黎剑一阵自责，他很想和晓宇说个明白，可他还是止住了，他沉默片刻对晓宇说：“干这行越久，欠债感也会越重。”为什么？”办的案子多了，破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越积越多，不也欠债越多吗？”晓宇似懂非懂地听着。只见父亲喃喃自语着：“刘浩，我又来到云都了……你看着吧，我会还掉一笔笔债的

……”他深情而又负疚地凝视着墓碑上刘浩的遗像。晓宇突然觉得父亲好像有什么难言的事情藏在心里，她心想有机会一定向妈妈问问清楚。

第二章

1

刑警支队重案组的办公室设在市局办公大楼的三楼，朝南的办公室都横向通着，左边是支队长林军的办公室，一张可以转动的沙发靠背椅，办公桌右侧放着一台电脑，左侧放着红、黑、蓝、绿色四部电话机，一字排开。桌上堆放着刑侦方面的杂志和报纸，靠走廊门口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周围摆放着七八只椅子，隔壁是一间小会议室。

下午，副支队长张勇、刑事技术科长刘琼、侦查员小吴、女侦查员小韩等干警正在会议室等新来的公安局长开会，大家小声议论着。小吴凑到小韩身边悄声说：“喂，小韩，你知道吗？这次霍局为什么没有扶正？论资格，霍局干了这么多年副局长，也该轮上了。”

小韩直爽地说：“那么多案子都破不了，咱局子里的人全部叫不响。”

刘琼插话道：“霍局他年龄到线了，大家还是不要乱找原因了。”

小吴不依不饶地说：“他才五十五岁，让他干还可以十一届嘛！”

小韩说：“我听说呀，黎总队长到这儿来，是程书记点的将！”

小吴“噢”了一声：“怪不得呢，那天击毙绑匪，黎局首当其冲，着

实让我佩服了一把。’

小韩冲他撇撇嘴故意地说：“那他可能是想表现一下自己吧？”

这时，林军从里间出来冲着小韩说：“你们背后瞎议论啥？让你们准备的事都准备好了没有？我看黎局是个很顶真的人，当心刮鼻子！”

小韩和他顶牛：“要刮鼻子也刮你们当队长的！”好啊，我刮鼻子，你下岗，让你去当三陪女郎！看你还敢顶嘴。”林军和小韩开玩笑地说。

小韩也不示弱：“那我就当编外警察，来一个色鬼抓一个。”她边说边用手比划着。把大家伙儿全给逗乐了。

此时，黎剑在霍祥和戴文清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刑警队员们都“刷”地站了起来。霍祥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他清清嗓子说：“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省厅刑侦总队长黎剑同志奉命来我局任局长，由我和戴局协助他工作。早晨在中层干部会上我们已经欢迎过了，不再重复欢迎，现在请大家向黎局汇报工作，畅所欲言。开始吧。”

一时的沉默。毕竟是新来的局长，大家还是有些拘谨。

“林军，是不是先谈谈昨夜的案子？”黎剑见大家不做声就开始点将了。

林军汇报说：“经我们刑技科查实，歹徒身上的炸药是与云泉矿务局失窃的炸药属同一类型，而另一歹徒所携枪支是‘8·26’枪支被盗大案中的一支。当时矿山公安处内勤室保险柜里有七支手枪被盗，其中五四式手枪5支，六四式手枪2支，子弹61发。这次我们从歹徒身上缴获的是其中的一支五四式手枪及子弹10发……”

负责刑技科的刘琼递上歹徒所系的炸药以及在矿上取的样：“我们经过化验，歹徒身系的炸药确系矿上失窃的炸药同类型。”他又递上缴获的手枪及一份有关“8·26”大案的通报说：“枪号与失窃中的一支枪号相吻合。”

“歹徒的身份查明了没有？”黎剑问道。

“矿上人口流动量极大，一下还难以查明。”张勇说着递上了赶制的印有歹徒照片的布告：“我们准备广为张贴 重赏提供线索者。”

林军说：“我们准备将这两案并案调查。”

黎剑点点头：“我同意。还有 6 支枪和 51 发子弹在外面呢。况且还有被窃的炸药 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有多大的危险。”

小吴说了句俏皮话：“希望他们流窜出云都……”

黎剑着了小吴一眼：“如果歹徒们用在云都窃得的枪支和炸药在外边作案，造成重大伤亡和恶劣影响，我们的脸可更没地方搁了。”小吴吐了吐舌头。

霍祥向他瞪了瞪眼睛：“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

黎剑看了大家一眼加重语气：“你们想过没有，这两名歹徒为什么要选中‘翼飞’娱乐城作为目标？”众人面面相觑，都不愿轻易说话。黎剑看看小韩：“女同志 心细些 小韩你说说有什么想法？”

小韩圆睁着杏眼 不假思索地说：“从常规上说 因为‘翼飞’娱乐城的老板有钱。而从个案来看，还得去问问郑翼飞，他与他们有何纠葛？”

“有什么纠葛？有纠葛他们尽可以杀掉郑总。后来绑架人质也没有绑架郑总嘛。”小韩话音刚落，霍祥就发话了。众人又都沉默起来 小韩也噘起了嘴。

一向沉默寡语的戴文清这时说话了：“今天不是郑总他们要请客……意思意思嘛 黎局 你就去吧 也好当面问问情况。”

“好 我去！”戴文清这么一提醒，倒让黎剑有所悟，他决心一定要搞清楚事情的原委。

2

晓宇从省城回来后正在练习钢琴。徐蕾下班回家，一见晓宇便